

宜蘭舊城小東門考^{*}

黃文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生

摘要

宜蘭舊城是否曾有小東門，因地方方志未錄、市街改正拆毀以及沒有寫真影像傳世的緣故，導致歷來學界持正反不同的意見。前人研究分為兩說，一是延續耆老說法，認為小東門曾經存在；二是根據《噶瑪蘭廳志》等史書未錄的情況，認定小東門從未出現。在雙方無法找到物證以支持主張的情況下，該議題仍然各自表述，沒有定論。

如今歸功於資訊發達，方便檢索，應可以突破現況僵局。本研究試以日本時代的文獻與報紙以及戰後的早期刊物，來證明小東門的存在。從《宜蘭木枯：戰詳報》一書中，以「東北哨」作為宜蘭城門防禦的一環論起，兼以《臺灣總督府檔案》「東北門」與《臺灣日日新報》記載「小東門」作為佐證，配合耆戰後宜蘭耆老對於「小東門」的記憶書寫，歸納出宜蘭舊城小東門絕非誤傳，是曾經存在於蘭城住民的共同認知。

關鍵字：宜蘭舊城、小東門、《噶瑪蘭廳志》、《宜蘭木枯：戰詳報》、《臺灣日日新報》

壹、前言

築城，文明進入未開發領地的首要工程，代表著行政設治與軍事防禦的確立，如「國」的甲骨字，強調城池的重要性，用以保護著城中百姓的身家安全。

在退拒海盜蔡牽、朱濆佔領宜蘭地區之後，嘉慶 15 年（1810）噶瑪蘭始收入版圖，委辦知府楊廷理（1747－1813）即著手規劃嶄新城池，「議將該處土產九芎樹栽種為城」¹，為兩年後（1812）正式上任的首任噶瑪蘭廳通判翟淦打下初步的基礎。

翟淦（？－1817）甫上任，延續楊廷理未完的志業，著手處理內政、外防等相關的基礎建設。尤首重於噶瑪蘭城的防禦，除了補強楊廷理未完的工程外，如加栽「九芎樹」與「荊竹」；也有新增的事項，如另築「土圍」，並開鑿「護城河」與搭建「四門吊橋」，至此城牆、城門以及護城河，一應俱全。即是說明，首任通判翟淦基本完備了楊廷理所規劃的噶瑪蘭廳城池。

雖然城門洞具有進出的功能，卻也是防禦最弱的部分。常有護城河與吊橋阻隔，且在城門之上再建城樓及砲臺護守，或在城門之外增建甕城以茲防禦。宜蘭城門上的城樓起初並未完成，隔至嘉慶 24 年（1819）通判高大鏞（？－1818）始建「四門城樓」。

宜蘭城門經通判薩廉、丁承禧重修之後，又經歷牡丹社事件與清法戰爭，列強數度侵擾臺灣，各地推動城池的現代化防務，如新建臺北城、澎湖城、臺中城，重修城池、砲台與關隘，即是為了應付未來各種戰爭所做的準備。光緒 18 年（1892）知縣蕭贊廷也重修城門，這是宜蘭城歷史上最後一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老師給予的反饋與意見，據此筆者可以修改論文為定稿。本研究亦獲諸位師長悉心指導，賴業師許俊雅、賴貴三、陳炫璋教授惠賜南針，裨益良多。特此一併致謝。

1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清一統志臺灣府・臺灣采訪冊・澎湖續編》（臺北市：文建會，2007 年），頁 127。

次維修。料想不到的是，此舉乃是為他人作嫁衣裳，3 年後城池居然易主，在「圍攻宜蘭城」戰役中成功地幫助日人擋住義軍的數起攻擊，確實造化弄人。

城門同時具有宏偉壯麗的美觀功能，因此在日本時代總督府雖以「市街改正」的理由，拆除臺灣多數的城牆與城門，仍是有幾座城門，被認為可美化市容與紀念意義，得以倖免而保存至今。

然而，宜蘭城門的運氣卻不佳，在經歷兩次的市街改正後，連同城牆一併拆除，更沒有留下任何寫真紀錄，已無法窺得全貌而一探究竟。導致宜蘭城門的形成與消逝，擁有百餘年的生命歷程中，有諸多未交代清楚之處，留下了不少的謎團，如小東門的有無，即是現今文史專家仍爭論不休的議題。

關於宜蘭城門的數量，查清代與日本時代的文獻與地圖，往往只記載四門而已，戰後時期，宜蘭耆老卻有流傳「宜蘭舊城存在一小東門」的說法，如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城之興建（下）〉一文中，訪問當時宜蘭耆老蕭阿呆與歐旺灶，口述歷史與實地踏查四座城門及小東門的名稱與地址如下：

東門，震平門，現新民路與舊城東路交岔口。

西門，兌安門，現文昌路與舊城西路交岔口。

南門，離順門，現臺灣銀行前，舊城南路上。

北門，坎興門，現中山路與舊城北路交岔口。

小東門，迎春門，現舊城東路與舊城北路交岔口。²

該篇成於民國 77 年（1988），當時的耆老蕭阿呆（時年 90 歲）與歐旺灶（時年 86 歲）口述，作者陳進傳記錄，將小東門的存在清晰地揭示出來。

然而小東門的存在與否，曾經引起一時爭論，至今仍無明確解答。更有甚者，推測這小東門其實是「小檔門」的音訛，實際上並無小東門的存在，

2 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城之興建（下）〉，《民俗曲藝》，第 56 期（1988 年），頁 72。

張志遠《臺灣的古城》也引用：

對於噶瑪蘭廳城的城門數量，很多書籍記載除了四門外，尚有一座小東門，且宜蘭市有個小東里，附近居民稱此地為「小東門仔」。但《噶瑪蘭志略》和《噶瑪蘭廳志》中皆無小東門的記載，就連日治時期的文獻與地圖中，亦無小東門的記錄，因此有些研究者認為，「小東門」是水圳的「小檔門」的音訛，所以應無小東門的存在。³

正反持論與相互駁辯之後，該議題仍然無法獲得合理的解答。以下論述則試著進一步來推敲與深掘，希望這歷史的疑竇，能藉著爬梳文獻，漸漸撥開迷霧而明朗清晰。

貳、清領時期方志查無小東門

臺灣的古城多設東西南北四門，較大的城則另增設小門，或稱便門，即便在史冊上時常忽略記載，但是其重要性卻與四大門無分軒輊。且小門往往連結交通幹道，為重要的出入口，如臺北的小南門（通往板橋）或臺南的小北門（通往嘉義）抑或是鳳山的小東門（通往屏東）。

關於宜蘭舊城是否曾有「小東門」，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會造成這種爭議與混淆，肇因係據清代有關宜蘭的歷史文獻看來，並無記載東西南北四城門外另多出一門。

一、《噶瑪蘭志略》記載的宜蘭城門數量

噶瑪蘭廳在道光 11 年（1831）修史，陳淑均任《噶瑪蘭廳志》總纂，隔年（1832）完稿卻未刊。至道光 15 年（1835）噶瑪蘭通判柯培元，因故

3 張志遠，《臺灣的古城》（臺北：遠足文化，2007 年），頁 170。

革職而離開宜蘭，將此未刊的「噶瑪蘭廳志稿」增補，即為現今所見的《噶瑪蘭志略》。

《噶瑪蘭志略》未見小東門的書寫，僅有記東西南北四城門：

五圍為適中之地。民居兩列，皆東向，餘悉為墾田。嘉慶初年，五圍皆興思歸化，更其地曰慶興社。初無城堡，十五年庚午，收入版圖，委辦知府楊廷理始創築土城，環以九芎樹。十七年冬，新設通判翟淦加植荊，並搭架四門吊橋。城基坐北向南，西瞰員山、東臨大海，週圍三里許，長六百五十丈，南北相距一百八十丈，東西數亦如之。垣高六尺有奇，共有東西南北四門，其門即隨方向以為名。上有城樓各一座，二十四年，通判高大鏞建。道光十年，署通判薩廉重修。城內舊有水圳兩道，自西而東，引灌民田。今田地既易建城署倉獄，不能不改由城外與濠合流。城外濠深七尺，寬一丈五尺。⁴

蘭城築土圍，舂木基、挑濬濠河、栽插竹木，經始於壬申臘月初，告葺於癸酉仲秋，係漳、泉、粵三籍結首分段輸工，凡作五段，漳籍得其三，泉、粵籍各得其一。其四城吊橋則由城中鋪戶攤輸辦理，均不與四門城樓歸入工程報銷，蓋向化之初，人皆急公踴躍，原不為賞勸而後動也。⁵

見「東西南北四門」、「四門吊橋」、「四門城樓」的紀錄，無有「小東門」之蹤影。續見《噶瑪蘭志略》另兩處，書寫宜蘭城門的卡房與砲臺配置：

營房堆卡：兵房一百四間、內城汛四十八間。四門堆口十二間，頭圍汛十六間，北關汛九間，隆隆嶺汛五間，溪洲汛八間，烏石港及三圍汛各三間。嘉慶十七年，通判翟淦建頭圍汛房；道

4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21。

5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22。

光三年，陞通判呂志恒重修。⁶

炮位十二座：東西南北四城門各安一座，烏石港口砲臺及頭圍、三圍、北關、隆嶺嶺、溪洲、蘇澳、加禮遠等汛各一座。⁷

建於城門旁的哨所，稱作「堆口」或是「卡房」，宜蘭四城門旁各有一所三間。至於砲臺的配置，各城門皆配置一座。「卡房」與「砲臺」，兩者可協助城樓，增強對於城門的防禦。同樣不見四城門外，多出「小東門」的防備配置。

見書中附圖，只有四城門的繪型：



圖1 噶瑪蘭圖

資料來源：柯培元，《噶瑪蘭志略》。

6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69。

7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頁83。

二、《噶瑪蘭廳志》記載的宜蘭城門數量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成於道光 15 年（1835），乃依據道光 12 年（1832）陳淑均「廳志初稿」修纂而成。其後，道光 18 年（1838）陳淑均繼續採集宜蘭史料增補一次、道光 29 年（1849）李祺生也依通判董正官指示增補廳志一次，最終咸豐 2 年（1852）得刊行，題曰《噶瑪蘭廳志》，版藏宜蘭仰山書院。參見《噶瑪蘭廳志》云：

蘭城為五圍適中之地，有民居兩列，皆東向，餘悉新墾田。初無城寨，嘉慶十五年收入版圖，委辦知府楊廷理始植竹為城，環以九芎樹木。十七年冬，新任通判翟淦加栽蔴竹，並搭四門吊橋各一座。城基坐北向南，西瞰員山、東臨大海，周圍三里許，長六百四十丈，南北相距一百八十丈，東西相距數亦如之。垣高六尺餘，共有東西南北四門，門各隨其方向以為名。四門城樓，二十四年通判高大鏞建；道光十年，署通判薩廉重修。城中舊有水圳兩道，自西而東，引灌田園，因開作城濠，改由城外與濠合流。城濠深七尺，廣丈有五尺，上接內山水，下達溪流。⁸

蘭城築土圍，舂木植、挑浚濠河、栽插竹木，俱係漳、泉、粵三籍結首分段輸工。中作五段，漳得其三，泉、粵各得其一。其四城門吊橋，另由城中各鋪戶攤辦。經始於壬申臘初，告葢於癸酉秋仲，均不歸入工程報銷也。初庚午歲，楊廷理環植九芎樹為城，作詩有：「他日濃陰懷舊澤，聽人談說九芎城」之句。及壬申秋，新設官至，所存活者，無過十分之三。⁹

上述各段提及蘭城只有四城門，並無第五門的紀錄。續見《噶

8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頁 21-22。

9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23。

瑪蘭廳志》另兩處，書寫到宜蘭的防備配置：

噶瑪蘭營都司一員駐蘭城、守備一員駐頭圍兼轄烏石港砲臺、硬枋、三貂、三圍等汛，帶領戍兵一百名、千總二員一員專防城汛，一員為輪防隆隆嶺汛，兼轄大里簡、三貂交界等塘，帶領汛兵五十名、把總二員一輪防溪洲汛，兼轄羅東，帶領汛兵四十名。一駐蘇澳口，兼轄南關，帶領汛兵五十名、外委四員二協防城汛，一隨防頭圍，一分防北關兼硬枋等塘，帶領汛兵四十名、額外外委三員二員貼防城汛，一員防加禮遠汛，帶汛兵三十名、步戰兵四百五十五名由內地按班撥換、守兵二百四十名由內地按撥、炮位十三座四城門各安一座，烏石港口砲臺及頭圍、三圍、北關、隆嶺、溪洲、蘇澳、加禮遠等汛，各安一座、煙墩、器械弓箭、鳥槍、大炮、藤牌等件，皆戍兵隨班帶到，不年限、火藥年約需千斤、鉛彈年約需二百五十斤、鑼鍋十五口、賬房十五架，請領未到、旗幟大旗五桿副全、馬疋未配。¹⁰

記錄四城門各安置一座砲臺，亦無第五門的出現。又：

營房堆卡：兵房一百四間、內城汛四十八間。四門堆口十二間，頭圍汛十六間，北關汛七間，隆隆嶺汛五間，溪洲八間，烏石港及三圍汛各三間。嘉慶十七年，通判翟淦建。頭圍汛房，道光三年，升通判呂志恆重修。¹¹

在崗哨所的配置上，宜蘭四城門各有一所堆口（卡房），一所三間，亦無第五個城門出現。

見書中附圖，只有四城門的繪型：

10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161-162。

11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頁 167。

圖全輿地廳蘭瑪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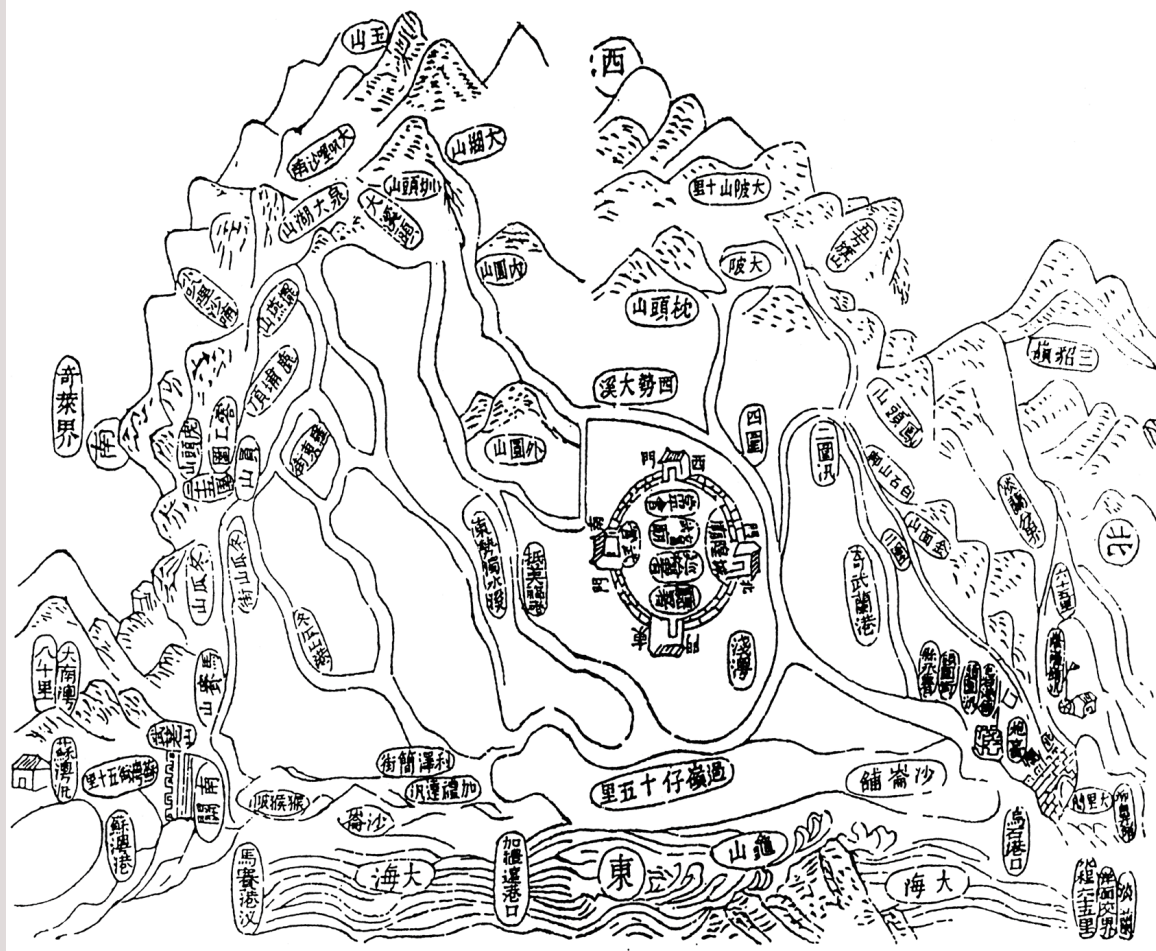


圖 2 噶瑪蘭地輿全圖

資料來源：陳淑均，〈噶瑪蘭廳志〉。

三、《臺灣府輿圖纂要》記載的宜蘭城門數量

屬於地方方志的《噶瑪蘭志略》與《噶瑪蘭廳志》兩書皆無紀載蘭城東西南北四門外另多出一門。接著，參見《臺灣府輿圖纂要》¹²對於蘭城的描

12 《臺灣府輿圖纂要》，雖為臺銀經研室以臺灣省立臺北圖書館舊藏輿圖資料所編纂，但由其「一府七縣廳」內容可知，該資料所呈現者係同治 13 年（1874）以前臺灣的地方行政區劃。

述，同樣記錄著只有四城門，並無多一門存在的情形：

噶瑪蘭廳治為五圍適中要地，植竹為城，環以九芎樹；城坐北、向南。周三里許，長六百四十丈；南、北相距一百八十丈，東西亦如之。四門各具吊橋。城中舊有流水兩道，自西而東，因為濠，計深七尺、廣丈有五尺；上接內山之水，下達溪流。¹³

在城東：東門街、五圍三結街（蘭城未入版圖時，以竹為籬；民間呼為三結街。今雖建四門土堡，尚從舊稱）、廳衙口。¹⁴

東門：震平門。南門：離順門。西門：兌安門。北門：坎興門。——右蘭廳四門。¹⁵

東：出震平門轉東北一里船仔頭，有紅渡船由水路十五里至過嶺仔，轉北行十五里至頭圍街、五里為烏石港口。南：出離順門轉西南三里民壯圍、七里奇立板，轉南五里溪洲渡、五里羅東街，再轉東南六里利澤簡、六里猴猴莊、三里馬賽港、五里冬瓜山、十里蘇澳。西：出兌安門五里大三鬮、五里枕頭山，與生番交界。北：出坎興門二里新店、八里四圍、二里沙崙、三里礁溪、十里二圍，轉東北五里頭圍街、五里烏石港、五里北關、四里硬枋、五里大溪、七里番薯寮、五里大里簡、五里草嶺腳、十里草嶺頭、四里半嶺仔、四里牡丹坑、四里遠望坑、四里隆隆汛，下嶺三里大三貂溪，淡、蘭交界。¹⁶

見書中附圖，雖不見四城門的繪型：

13 佚名，《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大通書局，1984年），頁50。

14 佚名，《臺灣府輿圖纂要》，頁320。

15 佚名，《臺灣府輿圖纂要》，頁327-328。

16 佚名，《臺灣府輿圖纂要》，頁331-332。



圖 3 噶瑪蘭廳圖

資料來源：佚名，《臺灣府輿圖纂要》。

但是書中附「噶瑪蘭廳輿圖表」，見「城池」一欄註明「震平門、離順門、兌安門、坎興門」¹⁷。也只見蘭廳四門，並沒有關於小東門的描述。

四、方志未載宜蘭小東門的原因

考宜蘭城門沿革，嘉慶 15 年（1810）楊廷理始建四門城門，以九芎樹、荊竹作為暫時城牆。嘉慶 17 年（1812）首任通判翟淦始挖護城河、建吊橋、土牆（挖城濠的泥土正好作為夯土來使用）與加栽荊竹，並新命名城門，「共有東西南北四門，各隨其方向以為名」，依照後天八卦的震離兌坎位（東南西北），於是有了「震平門、離順門、兌安門、坎興間」的稱謂，意即「平安、順遂、安邦、興國」的吉祥語。其後，嘉慶 24 年（1819）通判高大鏞在城門上新建城樓。此事，《噶瑪蘭志略》與《噶瑪蘭廳志》只有略寫，另查《臺灣採訪冊》¹⁸ 記錄：

嘉慶二十四年，通判高大鏞建門樓四座，於是年四月十八日

¹⁷ 佚名，《臺灣府輿圖纂要》，頁 313。

¹⁸ 《臺灣採訪冊》於道光 10 年（1830）稿成。

興工，八月初十日完竣，共享工料銀六百一十二兩八錢零二厘五毫。¹⁹

高大鏞新建城樓的工程，總開銷 612 兩，歷時約 4 個月竣工，從此噶瑪蘭城門上開始有了城樓。接著，道光 10 年（1830）通判薩廉重修城門。同治 7 年（1868）通判丁承禧也重修城門，留有西門兌安門以及北門坎興門²⁰石製門額文物兩塊，如下圖：



圖 4 西門兌安門與北門坎興門的門額²¹

資料來源：凌昌武、林焯瀧，〈《蘭陽史蹟文物圖鑑》〉，頁 48。

光緒 18 年（1892）宜蘭知縣蕭贊廷也重修了一次城門，見《申報》所載：

臺北府屬宜蘭縣，前因城門損壞，經蕭輔臣大令稟請撫憲批准籌修，刻由大令飭匠估勘，此項工料銀九百四十一兩四錢五分子三厘九毫九絲九忽，擇於六月二十日動工，連日督率工匠奮鍤齊施，業於上月初旬一律告竣。大令現又具稟明各大憲，此項工

19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清一統志臺灣府·臺灣采訪冊·澎湖續編》〉，頁 127。

20 「同治七年戊辰，署通判丁承禧重修蘭城四門，所鑄城門石額，僅存二方，一曰兌安門，一曰坎興門，今立於縣立圖書館南壁」。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宜蘭文獻勝蹟特輯》〉（臺北：僑文印書館，1959 年），頁 35。

21 「同治七年（1868）第三十八任通判丁承禧重修四城門，民國二年（1913），宜蘭市街改正，城牆拆毀，今僅餘西門兌安門北門坎興門兩塊門額」。參見凌昌武、林焯瀧，〈《蘭陽史蹟文物圖鑑》〉（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86 年 10 月），頁 48。

料銀兩係從鹽務款內暫行挪用云。²²

這是宜蘭城維修的最晚紀錄，此次維修城門工程總開銷 941 兩，由鹽務款暫行支出，歷時約 2 個月竣工。宜蘭城的最後身影，另見《臺灣總督府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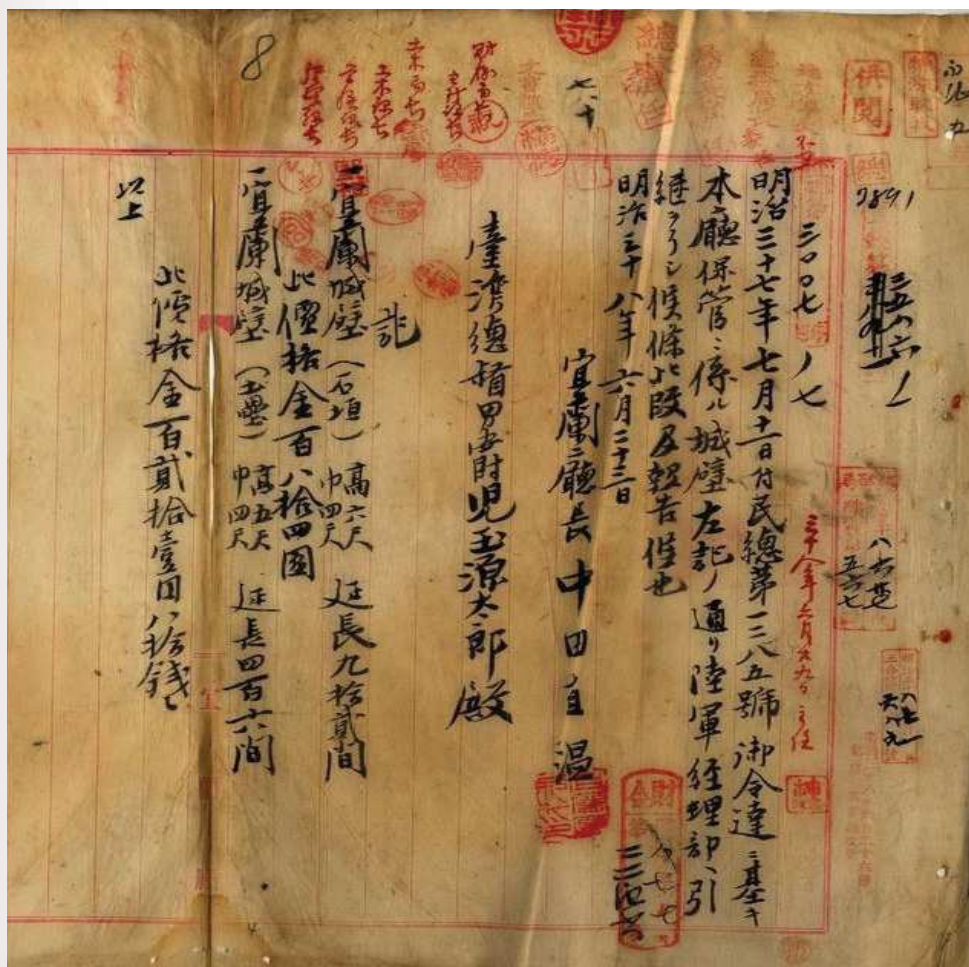


圖 5 宜蘭城牆的材質與尺寸

資料來源：「城壁陸軍經理部へ保管轉換（宜蘭外三廳）」（1912 年 05 月 01 日），〈大正元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079001。

說明宜蘭城牆的尺寸，高五尺與六尺（約 150-180 公分）、寬四尺（約

22 〈鹿耳秋濤〉，《申報》，上海，1892 年 8 月 22 日（光緒 18 年 7 月 1 日），版 1。

120 公分）。城牆的材質，分別是石垣與土壘，但是石牆的長度較短，只有九十二間（167 公尺），不及土牆四百六間（738 公尺）來得長，研判是蕭贊廷與繼任知縣來不及全面改築磚石牆，旋被日本人接收。

綜上所述，《噶瑪蘭志略》（1835）、《噶瑪蘭廳志》（1852）以及《臺灣府輿圖纂要》（1871）並無小東門的紀錄，在同治 10 年（1871）前理當沒有設置小東門。然而關鍵所在，由於光緒 18 年（1892）蕭贊廷也曾有維修宜蘭城之舉，地方廳志雖來不及記載，不代表事實沒可能發生。

同治 13 年（1874）發生牡丹社事件，朝廷由此轉為積極治臺，於光緒元年（1875）新設臺北府，並改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又清法戰爭（1883-1885）後，全臺加強城池防務，蕭贊廷因而維修宜蘭城門，光緒年間這一頁歷史書寫的空白，可能就是蘭城另建一小東門的最佳時機。

宜蘭小東門在方志史書隻字不提的情況，除了著寫時間未及外，還有另一種可能，即是廳、縣城小門屬於便門性質，為了符合四門慣例與簡便書寫，而沒有記錄到。一般來說，城門數量要視其行政階級而定，通常府城八門，縣、廳四門。²³ 如鳳山新城也有個小東門，但《鳳山採訪冊》還是稱作四門：

嘉慶九年，知縣吳兆麟倡建四門，分為六座。大東曰朝陽，小東曰同儀，亦曰東便，西曰景華，南曰安化，北曰平朔，其外門曰郡南第一關。²⁴

鳳山新城雖稱「四門」，實則分為六座，涵括了便門「小東門」與外門「郡南第一關」，為了符合縣城四門慣例，將小門與外門皆算進去四門內。按照《鳳山採訪冊》的範例，或許我們可以引頸期盼，等到失傳已久《宜蘭採訪冊》現世的那天，會不會亦寫入宜蘭小東門的沿革呢？

23 張志遠，《臺灣的古城》，頁 38。

24 盧德嘉，《鳳山採訪冊》（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頁 135。

參、日治時期文獻記載小東門

主張宜蘭舊城沒有小東門的研究者，提出 1898 年〈宜蘭城略圖〉²⁵ 與 1899 年《郵便電信局市內略圖》²⁶ 等日治初期的地圖，認為蘭城東北方沒有城門的標示，以此作為佐證。然而地圖中的部件雖可表示該空間中的任何事物和意象，視主題與用途，卻也有不盡涵蓋之處，例如 1901 年〈澎湖島媽宮城壁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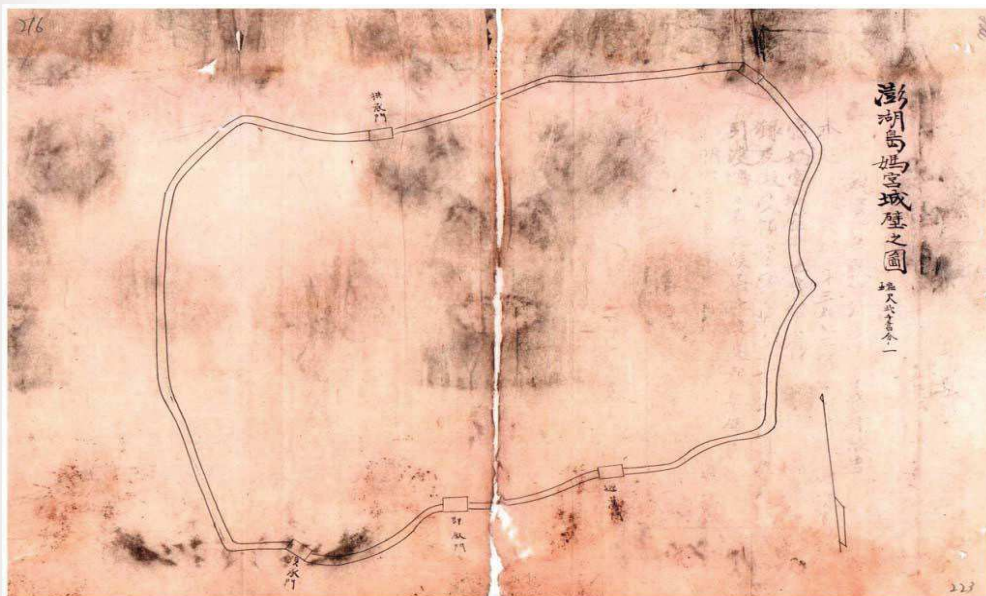


圖 6 澎湖媽宮城牆與城門名稱

資料來源：「媽宮城壁敷地共ヲ臺灣陸軍經理部へ保管轉換ノ件」（1901 年 11 月 08 日），〈明治三十六年永久保存第四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48027。

這張媽宮城地圖，繪有東門朝陽門、南門迎薰門、小南門即敘門、小西門順承門、北門拱辰門，卻很明顯地缺少了西邊的大西門，原因是大西門沒有城樓與城門名稱，因而得以省略繪製。

25 「宜蘭ニ於ケル衛生上調査技師岡田義行復命書」（1898 年 04 月 01 日），〈明治三十一年十五年保存第一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543031。

26 湯城義文編纂、伊能嘉矩校閱，《臺灣交通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書課，1899 年）。

地圖中未繪的部分，不表示事實上並不存在，相同的，地圖沒有繪出宜蘭小東門，極有可能是它未建城樓或是沒有名稱，也導致省略呈現。蘭城城牆的拆除時間很早，明治 38 年（1905）即開始撤除城牆與城門，之後地圖中要呈現小東門的機會也就變得渺茫。

所以說，若單以地圖中沒有的部件作為「蘭城沒有小東門」的根據，難較文字敘述來得說服力，本節試以《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臺灣總督府檔案》與《臺灣日日新報》留下的隻字片語與地圖作為資料，從中調查蘭城小東門的存在情形，是否只是宜蘭耆老們口語相傳的街談巷議。

一、《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城門守備證小東門的存在

明治 28 年（1895）底，日軍已漸漸控制北臺灣一帶，正逐步南進掃蕩南部的抗日殘軍。同時間北臺灣的抗日軍正在凝聚下一波的攻勢，待日方守軍慶祝新年而鬆懈，趁機反攻。

果不其然，於臺北、頂雙溪、宜蘭等地日方守軍失去警惕，疏於防守，大部分區域被義軍奪回，聲勢頗壯。以林大北為首的宜蘭抗日軍獲得前所未有的勝利，而於頭城、礁溪、員山、羅東、利澤簡等地撤退的日軍，聚集於宜蘭城內，開始堅守待援。

關於這場戰役，記載較為詳細的有兩本書籍，一是《臺灣憲兵隊史》²⁷，二是《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²⁸。前人研究只注意到《臺灣憲兵隊史》，並未得見近年出土的《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作為對照²⁹與補充史料，係殊為可惜之處。

27 本論文採用版本之日文原書為臺灣憲兵隊著，《臺灣憲兵隊史》（臺灣：臺灣憲兵隊編印，1932 年），中譯本為臺灣憲兵隊編、王洛林總譯，《臺灣憲兵隊史》（臺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 年）。以下行文分以原文本、中譯本稱之。

28 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東京：秀英舍第一工場，1896 年）。

29 對照兩書，除了補充細節內容，也可比對出《臺灣憲兵隊史》有一些錯字，如「東北哨」錯寫「東北峭」，「四門」錯寫「西門」等等。

《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一書中，對於「圍攻宜蘭城」大小戰役的始末與情節，記錄更為詳細，該書作者兒玉恕忠（又稱兒玉忠恕、兒玉如忠，1849-1923），是親逢宜蘭抗日事件的守備大隊長，³⁰ 由其官階經歷、書寫背景與成書時間，若與編纂於昭和 7 年（1932）的《臺灣憲兵隊史》相較，更具有現場史料的價值，所以本研究優先選擇《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作為主要史料，來展開研究。

（一）各城門防禦的編制兵力

林正芳《宜蘭城與宜蘭人的生活》不認同宜蘭歷史上有小東門的存在，對於地方耆老的說法提出質疑，他認為宜蘭舊城加開一門，清領時代與日本時代毫無文獻史料與口述記錄，沒有辦法徵引與佐證，所以「小東門」在宜蘭歷史中是不存在的。³¹

進而提出《臺灣憲兵隊史》中對於明治 28 年（1895）12 月 29 日，抗日軍圍攻宜蘭城，日軍退守宜蘭城。12 月 31 日編制各門的防禦配置，不見小東門的軍力配置，以此證明宜蘭舊城並無小東門的存在。參見《臺灣憲兵隊史》的描述：

同月 31 日凌晨 4 時，各隊均已進入宜蘭城，為此宜蘭城完全陷入土匪的包圍之中。當時宜蘭守備隊長後備步兵第五大隊長陸軍步兵中佐兒玉忠恕認為，匪徒之勢猖獗，宜蘭命運難測，決心死守待援。同日上午 7 時決定宜蘭城西門³²及河川防禦配備如下：

30 他與宜蘭仕紳交往密切，如莊贊勳〈恭頌前任宜蘭守備大隊長兒玉忠閣下因征俄有功榮陞陸軍中將〉贈詩所頌「將軍神武及蘭津」、「千載猶留姓字新」，可看出在地關係良好。

31 林正芳，《宜蘭城與宜蘭人的生活》（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頁 23。

32 《臺灣憲兵隊史》原作「西門」，據《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應改作「四門」。

東門守備 司令少尉黑澤主一郎，下士以下 51 名。

西門守備 司令特務曹長大塚文之助，下士以下 26 名³³（其中代理巡查 16 名）。

南門守備 司令少尉印藤平吉，下士以下 26 名（其中代理巡查 12 名）。

北門守備 司令少尉赤木武郎，下士以下 57 名（其中代理巡查 13 名）。

豫備 憲兵 15 名，下士以下 20 名及警部以下 18 名。³⁴

然而，該圍攻宜蘭城戰役一開始，以林大北為首的抗日軍，先佔領頭城礁溪，成強攻之勢，為求速勝即下宜蘭城而來；宜蘭城內日本人（戰鬥人員與非戰鬥人員）合計 650 名，日軍則採守城策略，等待援軍到來。

城門為城池防禦最薄弱之處，進攻者往往向城門攻擊，因守門軍力不足，只能克難地補充「巡查心得」，³⁵ 替代士兵來防守城門。故最初只有配置東西南北四個城門，且重點佈防於鄰近宜蘭河的城門，即東西北三門，尚未考慮小東門。

明治 29 年（1896）1 月 1 日上午 11 時，有 300 餘名抗日軍攻擊西門，西門守備一時應戰，仍不容易防守。直到野村大尉率領 30 人部隊向抗日軍正面衝鋒，方才暫時化解這第一回合的「圍攻宜蘭城」戰役。

33 《臺灣憲兵隊史》原作「26 名」，據《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應改作「42 名」。《臺灣憲兵隊史》漏算巡查 16 名，西門是此次戰役最激烈之處，不可能放鬆防備。

34 《臺灣憲兵隊史》中譯本，頁 73。同參見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頁 65-66。

35 「巡查心得」是日本最基層的警察職等，職位低於「巡查」；「心得」，指「某職代理」之意。

逮及 1 月 4 日目時繁次郎率 424 名日兵，由基隆至蘇澳上岸，趕到宜蘭城增援。1 月 5 日宜蘭守備隊大隊長兒玉如忠頒布訓令，改以目時大尉的第七中隊來防禦城郭，重新編制各門的守備配置，尤增列東北哨的防備：

以第七中隊的士兵替換城郭的防備，更改的守備兵力配置如左：

東門守備	司令將校一下士以下 38 名
西門守備	司令將校一下士以下 42 名
南門守備	司令將校一下士以下 37 名
北門守備	司令將校一下士以下 37 名
東北哨	司令將校一下士以下 40 名 ³⁶

配置東門、西門、南門、北門以及東北哨五個防禦單位，各自執行保衛城郭的任務。日本軍階沒有「軍官」的詞彙，稱少尉以上的武官為「士官」，舊稱作「將校」；稱少尉以下兵卒以上的武官為「下士官」，每一個防禦單位，皆安置 1 名軍官與 40 名左右的士兵。接著，對包括「東北哨」等各門守備司令頒布訓令：

援軍到達，就減少了土匪的勢力，但為了愛惜自我兵力以及節約彈藥，給各門守備司令頒布訓令如左：

- 一、原地戒備，請勿離開而輕率進攻。
- 二、節約彈藥，請勿從遠距離射擊。
- 三、面臨敵襲，待接近以後，以最大的射擊效力，得猛烈地反攻。

36 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頁 130。

另外各門守備兵加強巡查，解散新設的突擊隊以及游擊隊。³⁷

頒布給「各門守備司令」與「各門守備兵」訓令，要求各個隊伍在負責的城門執行戒備工作，明確命令他們堅守崗位而以靜制動，等待敵襲而就近射擊，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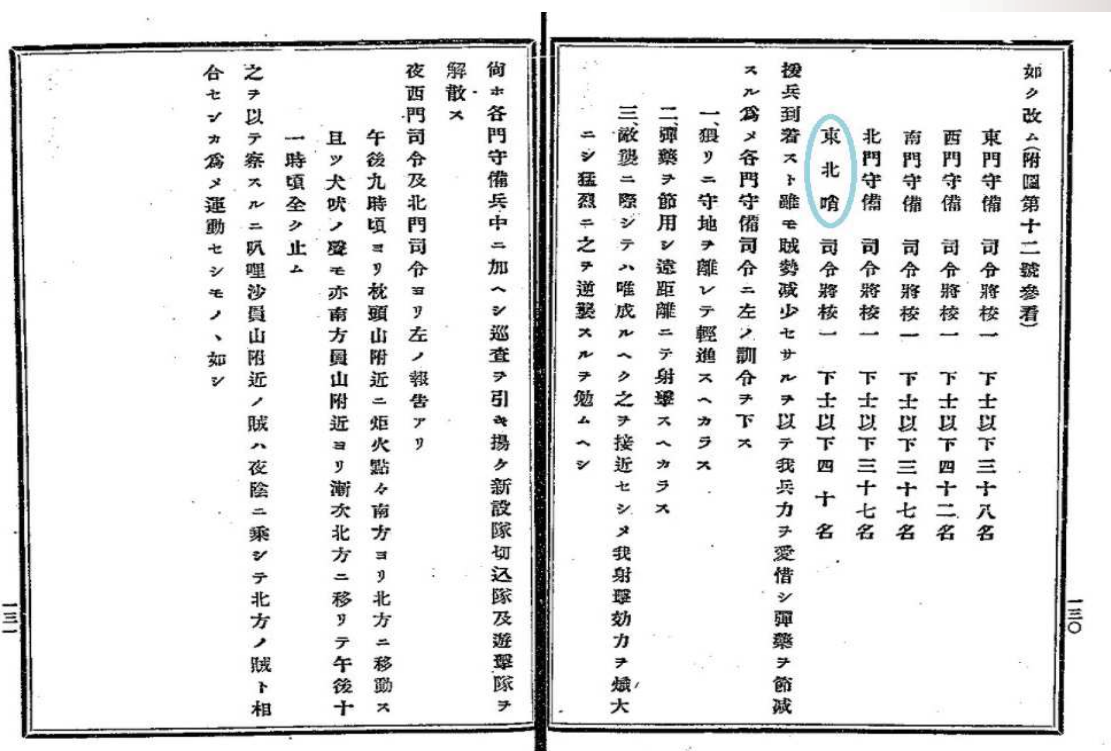


圖 7 將「東北哨」視作城門規格編制相等的兵力

資料來源：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頁 130-131。

屬於城垣防禦系統的東北哨，與傳說中小東門的東北方位吻合，如明治 32 年（1899）《臺灣總督府檔案》宜蘭廳長西鄉菊次郎所指稱的「東北門」：

報告前期落成之事，本城堡東北門外的民壯圍堡堤防，由於八月初旬遭到暴風雨而河水氾濫，導致堤防決口，其後各庄民正計畫修復工程。

37 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頁 130-131。

蘭城除了東西南北四門外，還有一個東北門，該檔案直接證實了小東門的存在。設置「東北哨」的動機，是為了護衛此處的東北門（小東門），在兵力足夠的前提下，東北哨與東西南北城門配置人員差不多，皆平均配置了1名軍官與40名左右的士兵，看出小東門不亞於其他四門的戰略地位。

（二）「東北哨」稽查戒備與戰時增援

明治29年（1896）1月4日援軍抵達宜蘭後，此時宜蘭城的戰鬥人員，由原先的200餘名，增加了400多名援軍，總兵數達600多名。由於兵員增加，1月5日兒玉大隊長重新佈署，預先配置了日時大尉的第七中隊，約莫200多名軍人把守各個城門，尤增列了「東北哨」的防備。令各城門單位將出入之人一律檢查，另派隊出門兜抄掃蕩，其餘的士兵以及警察、憲兵，則安排後勤補給、偵查敵情、城內維安等任務。

逮及1月7日，1700名抗日軍偵知日方增援人數不多，發動了第二回合「圍攻宜蘭城」戰役。這場大規模的攻城戰，在戰況激烈的情勢下，日方另增添50名警察支援西門的守備，12名憲兵支援東北哨的守備。³⁸

增加蘭城東北方防禦，確實對該戰役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即使林大北率優勢兵力大舉來攻，日方利用前清遺留下來的城池作為屏障防衛，仍能堅守住宜蘭城。同一天事件可互見《臺灣憲兵隊史》，其敘述：

匪徒偵知我增援隊人數不多，更重整隊伍，1月7日上午8時，約1700人的匪群再度肉搏而來包圍了東西北三門。此時我憲兵增援城之東北哨（哨）³⁹，對群來之匪加以猛烈射擊。然而彼等不斷增加援隊，蟬集於城牆，射擊越發激烈，勢欲一舉屠城。我軍為待8日拂曉開始向敵全線突擊……⁴⁰

《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所稱「東北哨」與《臺灣憲兵隊史》所稱的

38 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頁143。

39 原作「城の東北峭」，應作「城の東北哨」。「峭」字為形容詞，不宜作名詞，當為形近訛字。且《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同事件作「東北哨」，故今修改為「哨」。原文見臺灣憲兵隊，《臺灣憲兵隊史》原文本，頁65。

40 見臺灣憲兵隊，《臺灣憲兵隊史》中譯本，頁74（原文本頁65）。

「城の東北哨」，意思是「東北方城垣的哨所」，哨所係為了站崗巡邏、稽查進出而設，往往設於咽喉要衢，而「城門」即是城牆內外交通匯集之處，如南門守備全名「南門守備巡查哨」⁴¹。從安置哨所的動機看來，已透漏「城の東北哨」位置極有可能是城門，若是沒有進出口與人流，在城牆（封閉區）安排「哨所」何益？

另外，蘭城東門至北門段，環植竹林於土牆外，作為雙重圍牆，可屏蔽軍於外。假使城之東北沒有城門，土牆會形成密閉空間無人通過，外頭高聳竹林亦會遮蔽視野，在此置一哨所與守望隊如同虛設。這樣說明一種情況，東北哨只能位於城門，聯絡出一條通道，不會被竹林阻擋視野，得正常發揮查驗與監視的功能。如〈宜蘭街下水新開平面圖〉（1913 年）所示：



圖 10 東門至北門段，殘留土牆與竹圍。

資料來源：「宜蘭街道道路敷地寄附ノ件」（1914 年 01 月 01 日），〈大正三年十五年保存特殊第二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889007。

41 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戦闘詳報》，頁 60。

根據此證，倘若城之東北沒有通往城內的入口，該處就是雙重城牆（荊竹圍與夯土牆），沒有派遣兵力的必要，但「東北哨」不僅配置與各門守備相等的人數，戰時更增加人手支援，這些顯示了東北哨的戰略地位非凡，不能以封閉的城牆⁴²看待。

歷來城池的攻防戰，往往不著眼城牆，而選擇城門作為防禦或進攻的目標，城門一破，就意味著城池失守。城門標示著城牆防禦功能的弱點，原因在於城門洞具有木製門板，是守城戰中防禦力最薄弱的部分，無法與厚達數米的城牆相比。守軍必須強化此處的弱點，好比建築城樓在城門座上，平時作為崗哨以瞭望監視與查驗進出，戰時作為碉堡以居高射擊與抵擋砲火。

以效益而言，城門連結著通往城內的寬敞幹道，利於進攻方入城後進行壓制，為求速勝而集中兵力攻打城門，向來都是攻城戰的上上策。所以守城方，常配置重兵於城門防守；而攻城方，則常以城門為進攻的首要目標，雙方皆以「爭奪城門」作為勝負的關鍵。

面對這次上千人的大規模攻城戰役，根據《臺灣憲兵隊史》顯示：「此時我憲兵增援城之東北哨（哨），對群來之匪加以猛烈射擊」，⁴³由此得知，東北哨是極重要的防區，在前線吃緊之際，仍加派憲兵前往支援。且進行换位思考，倘若東北方不具有出入口，即是一密閉地帶，攻方可以選擇繞路，不至於白白挨子彈，會前仆後繼地犧牲生命，該處必然有其吸引的理由。

至於會不會是「東北方的城牆發生損害崩塌」，⁴⁴形成抗日軍的突破口，哨所是為了防備而設」。城牆有缺口，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42 蘭城東北處若是不具出入口，因密閉土牆與高聳竹林，失去查驗人流與瞭望敵情的意義，無法作為哨所使用。

43 臺灣憲兵隊，《臺灣憲兵隊史》中譯本，頁74。

44 若是擁有重型火炮或炸彈，破壞城牆也是一個可行的辦法，然而該戰役義軍的武器普遍是「竹篙湊菜刀」，以及少部分的劣質步槍，只是仗著人數眾多，是無力突破厚實城牆的。況且城牆後面往往銜接民宅或其他建築，即便突破出一小缺口，也不易大軍進入。

試舉二點論述：一，在明治 28 年 12 月 29 日至 1 月 3 日間，日方徵召 500 名臺灣人協助補強防禦工事，若有城牆有缺口，《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書中絕對會提到這重大的防禦漏洞，並且會優先處理。⁴⁵ 二，附圖顯示該處連結一條路通往城內，臨時的城牆缺口是無法形成道路的。

細究日方的守城策略，因不曉得敵人會何時何地來攻，最理想的方式還是希望各個城門都能防守住，故將「城之東北」編入城門守備的系統，於是，在出入口預先安排固定崗位與常備兵力，再視戰鬥當天的情況，調動預備兵力（警察或憲兵）來支援。「東北哨」的 40 名士兵，與增援的 12 名憲兵，正是護衛該處的東北門（小東門），阻止義軍突破此門，以其銜接的聖後街大肆進入城內。戰役的結果證明，日軍妥善配置的東北哨，成功地抵擋義軍從東北方的下渡頭侵入宜蘭城內，最終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

二、《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戰略附圖給予的線索

關於蘭城城門的數量，查閱城牆未拆前的地圖，如《宜蘭城略圖》（1898）、〈宜蘭郵便電信局市內略圖〉（1899），只繪出東西南北四門，沒有小東門的訊息。故反對宜蘭城有小東門的學者，主張「無論清朝或日治的史料，都沒有小東門的相關文字，地圖上也沒有小東門；更何況，交通動線有『欲小不易』的慣性，如果有門、就會走出一條路。但是從清朝、日治直至目前的記錄，卻不見城牆東北角，有出現城門所連絡出來的道路痕跡，研判『小東門』應該是以訛傳訛。」⁴⁶

即是觀察地圖中的道路有無穿過城牆，作為出入口的依據，以判斷該處城牆是否有城門。簡言之，若是該處有城門，必定會有聯內與聯外的道路。

45 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頁 65、69、86、90。

46 〈翻遍史料圖文 宜蘭沒有小東門〉，《聯合報》，臺灣，2004 年 06 月 18 日，版 B2。報導中是採用林正芳的說法。

《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書中繪有宜蘭、頂雙溪、瑞芳、基隆等地區的戰略地圖，將全部的宜蘭城附圖6號、7號、8號、12號、13號一併參照，這些為了戰略所繪製的軍事略圖，內容皆描繪簡單的物件，如城牆、街道、房屋以及孔廟（總指揮所）。

每一幅有關宜蘭城防備的戰略圖，於城東北方繪有偵查兵出門巡察的路線（虛線），可判斷這裡有其出口。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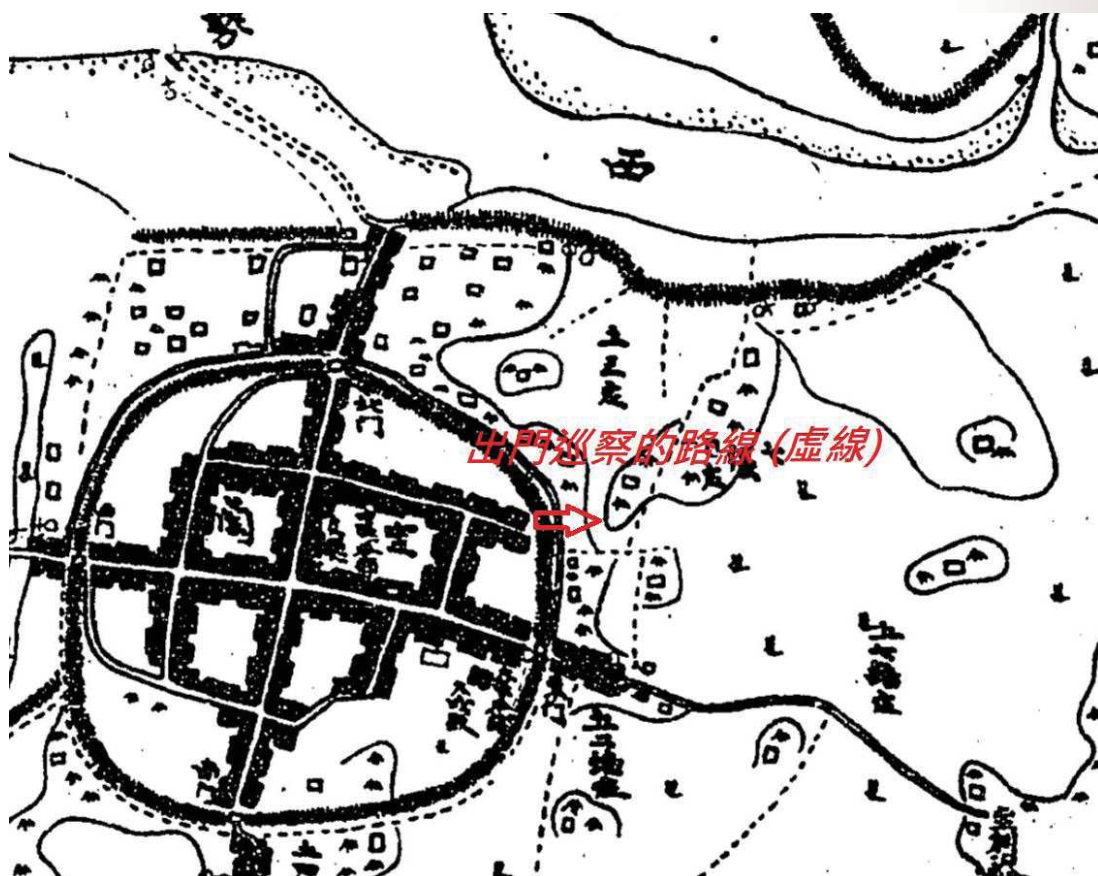


圖 11 《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附圖中出門巡查的路線
資料來源：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頁 75-77。

另將《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的宜蘭城地圖（1895）比對《臺灣堡圖》的宜蘭城地圖（1904），城牆東北方的巡察路線（虛線），與 9 年後的道路

呈現相同走向，出現城門外所連絡出來的行跡與道路，據此研判該處有出口，可以穿過城牆，銜接城外的道路以抵達下渡頭，利用河運前往壯圍與頭城。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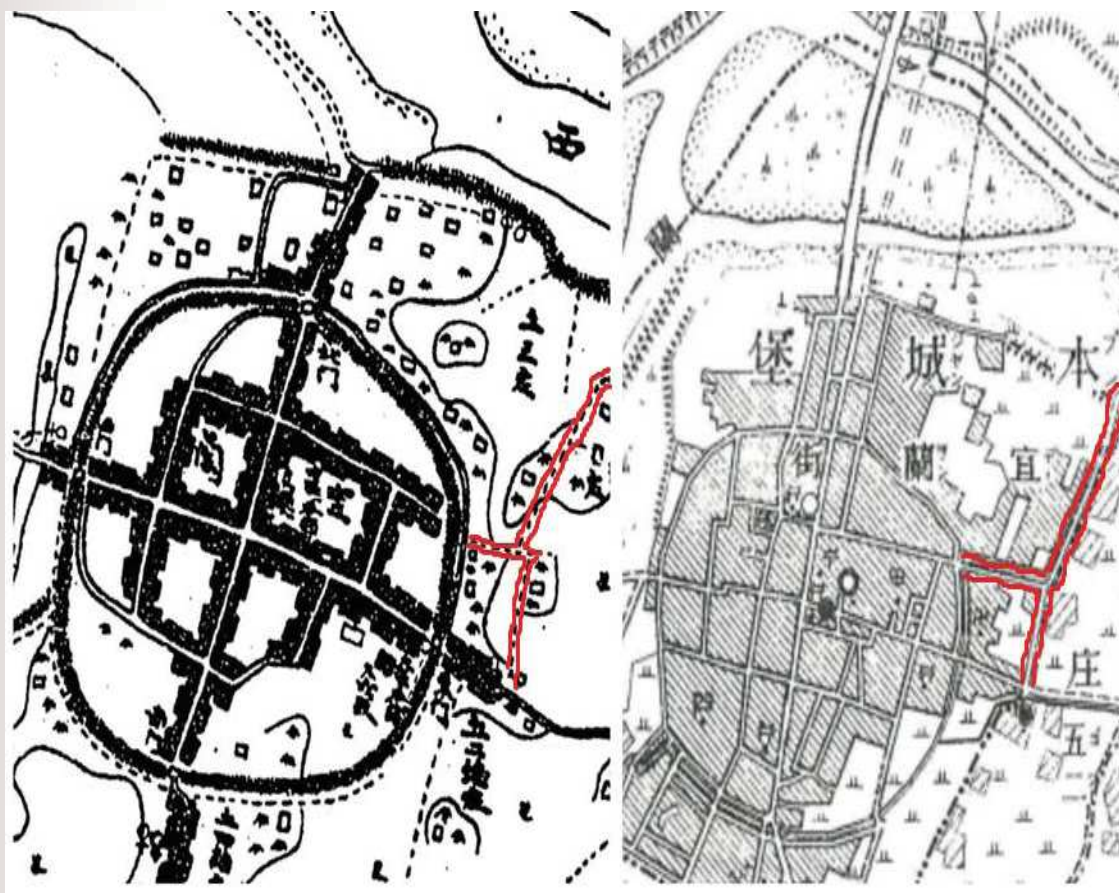


圖 12 左地圖（1895）東北方的巡察路線（虛線），與右地圖（1904）的道路呈現一致走向。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再者，城門也是為了方便進入而設，而見書中所繪全部的宜蘭城附圖，各城門在城內皆有連結一條大路，如北門至南門有中山路（現址）連結兩門，東門有新民路（現址），西門有文昌路（現址），小東門有聖後街（現址），各城門繪製連接城內要道，揭示了小東門存在的可能性。如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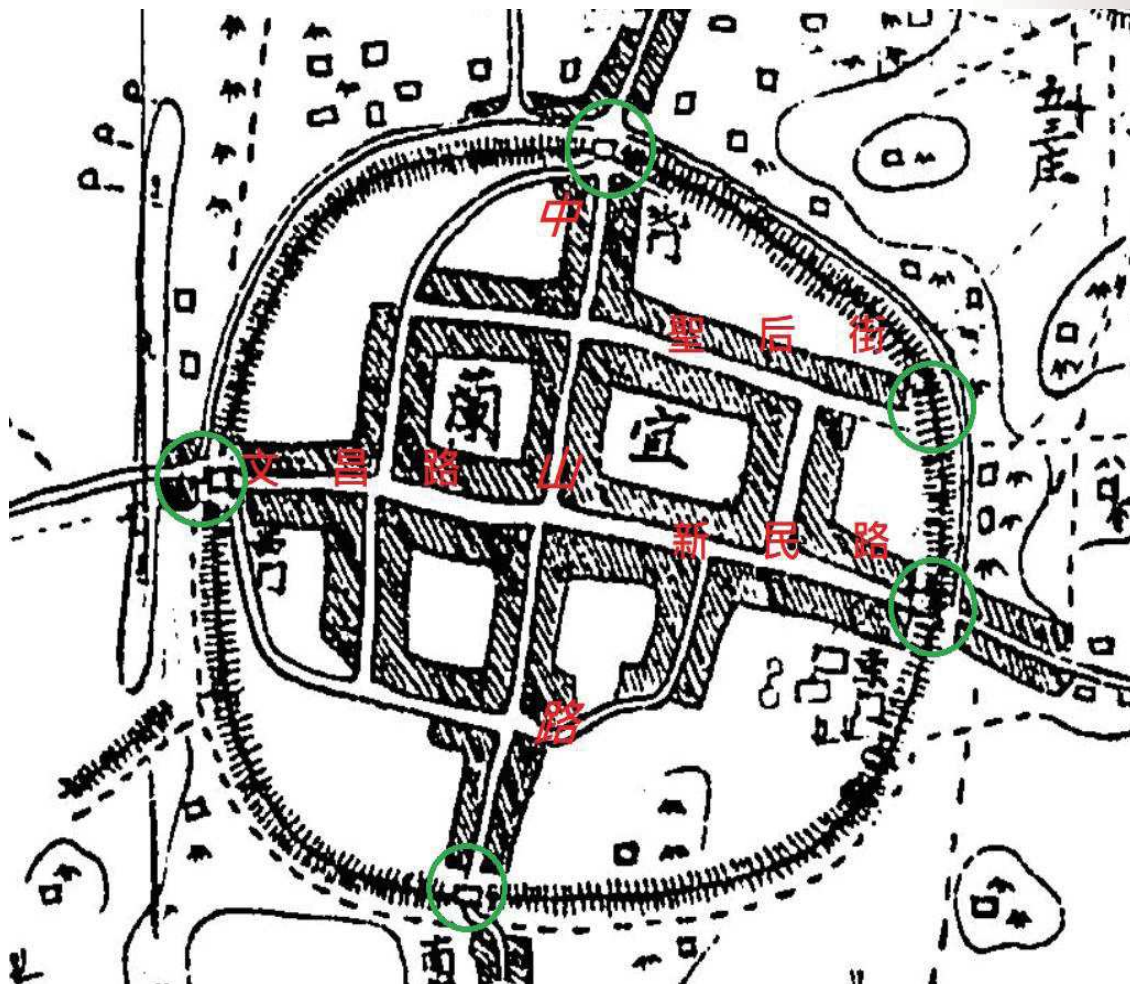


圖 13 各城門俱連結城內要道

資料來源：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頁 100-101。

城門內連接著城市的主幹道，利於攻城方迅速進入城內施展兵力。因此，《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附圖，於城門內皆繪製了寬敞的要道，以供設想敵方心理，預先擬定佈防與戰術。

另一方面，以人流車流的動線考量，若是東北方不存在出入口，城內聖後街盡頭豈不是撞到牆了？換言之，屬於交通要道的聖後街，不可能會出現如此「不便」與「堵塞」的情形。

城門是城守戰略的重心，設置哨所與部隊，進行維安工作，賦予城牆讓人穿越通行的功能，根據全部地圖呈現，將東北出城與進城的路線連結起來，可以穿過城牆互通往來，表示該處必然有其出入口。

地圖是非常好的佐證資料，但視地圖的性質與功能而定，可自由增減當中的部件，不見得完整地呈現城市的細貌，故地圖上標示的物件極可能有，未標示的物件則不代表沒有。

軍事地圖係為了戰略目的而繪，所呈現的交通路線詳細，較具證據價值，《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所附數幅軍事地圖均標示出入小東門的路線，已足堪確認其存在。

三、《臺灣日日新報》舊地名證小東門存在

日本統治初期宜蘭的街道沿用清代的舊街名，並在後加上數字番號，作為地址來使用，舉例來說，宜蘭孔廟位於「東門街第 12 番地」，直到晚期才改用「錦町」大字名，取代清朝留下的街區名。

地名與街名，常延續了歷史文化，反映居民對於某時空的認知，往往是淵源於景物地貌、政治考量或是歷史上具有紀念意義的事物，而給予指稱。日本時代有關宜蘭小東門的「地名」，首見於 1918 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出現「小東門口街」的名稱。

宜蘭當年的區街名，有東門街、東門口街、西門街、西門後街、南門街、南門頂街、南門後街、北門街、北門口中街、北門外街等等，皆得名於清代時期的城門，「小東門口街」的名稱，不外如此，直指小東門是曾經存在的。

（一）豪雨水災淹沒的低窪處

宜蘭屬於背山面海的畚箕地形，雪山山脈把來自海洋的水氣都擋在蘭陽平原，所以該地區春天有春雨，夏季下梅雨及颱風帶來豪雨，秋冬則有潮濕的東北季風，造成蘭陽平原潮濕多雨的天氣，古今皆然。

大正 7 年（1918）10 月 22 日，宜蘭地區曾連下三日豪雨，於 25 日終於造成西勢溪水暴漲，宜蘭城內外多數稻田與菜園以及民房沒入大水之中。此時氾濫成災以致交通中斷，屬於低窪處的新港街與「小東門口街」更是無法倖免。在《臺灣日日新報・宜蘭雨害續聞》即敘述：「又新港街及小東門口街，全部家屋，俱見入水；西門外一帶田園，悉被浸水，近岸頭之地，多少稻田，及數甲芋園，變成澤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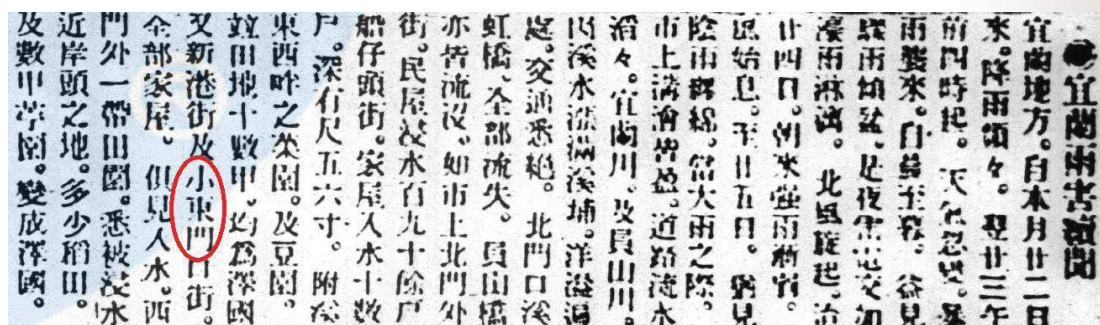


圖 14 連三日豪雨導致小東門口街全部房屋淹水

資料來源：〈宜蘭雨害續聞〉，《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18 年 10 月 29 日，版 4。

進一步深究，見〈宜蘭街宜蘭水道布設圖〉（1934）⁴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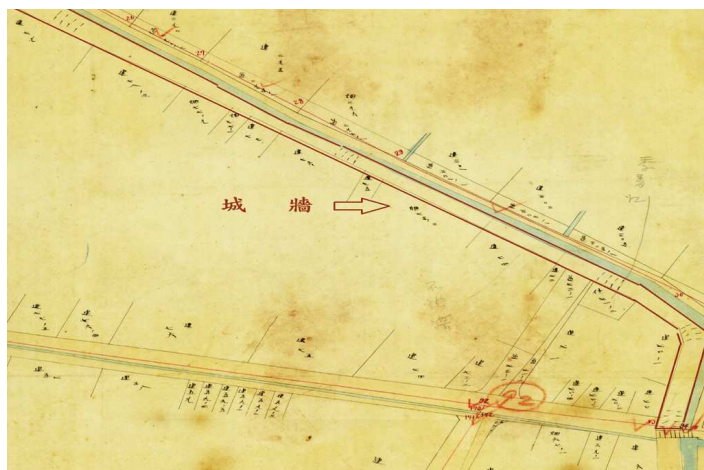


圖 15 東北端城牆尚未完全拆除，也可見小東門向外聯絡的橋樑設施

資料來源：「官有地無料使用並無料貸下許可ノ件（宜蘭街）」（1934 年 01 月 01 日），〈昭和九年十五年保存第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513004。

47 「官有地無料使用並無料貸下許可ノ件（宜蘭街）」（1934 年 01 月 01 日），〈昭和九年十五年保存第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513004。

宜蘭城經歷第一次市街改正後，該地圖顯示東北段尚有土牆殘留。而報紙刊登「小東門」時（1918），小東門至北門的城牆仍未拆除，景觀上還有個地標可供觀測比對，尤其「小東門口街」是作為集體使用的地名，在當年眾人的驗證下，小東門之有無，實不可能做出錯誤的判斷。

（二）中元節放水燈之遊行繞境活動

宜蘭中元節有施放水燈的傳統習俗，由清嘉慶到日本時代，城內外的 7 間寺廟輪流舉行 7 回繞境遊行，有城隍廟、天后宮、五穀廟、慶和廟、新民堂、靈惠廟、慈雲寺依次各自設壇建醮，爭相拼場，鋪張揚厲，奢華的程度常導致物價暫時地上揚，為了避免這種弊端，昭和 10 年（1935）行政機關嚴令由 7 回改作 3 回舉辦。

於日本時代昭和 10 年（1935）農曆 7 月 15 日，宜蘭舉行第 2 回以天后宮為主的中元繞境活動，此時延續清代中元普渡的習俗。蘭陽屬於移墾社會，舊有民變械鬥、疾病傳染、番人出草等死亡問題，處處可見無主枯骨。在每年農曆七月份城中各「角頭」共舉盛大的中元醮，放水燈普渡孤魂，這所以促進了宜蘭城民互相凝聚以及結社之力道。主事寺廟具有自治、自衛、對外交涉、文教、娛樂與社會福利等功能，成為安定宜蘭傳統社會一股不可或缺的信仰力量。

宜蘭中元節放水燈繞境活動，遂發展出依次為水燈首先導，繼之主會、主壇、主醮、主普（四大柱）、各官首、最後才是音樂隊、子弟團、陣頭。如《臺灣日日新報・開委員會》敘述：

宜蘭街七月中元第二回普渡施行委員會…協議各首事選定如下：水燈首東門口街林怡成，主會南門街李日興，主壇北門口街謝協和，主醮北門口街洪銅鐘，主普南門街老少同年會。天官首

黃爐香，地官首中北街羅阿柳，人官首東門口街簡木根，水官首小東門林復源，火官首林順金，三官首謝如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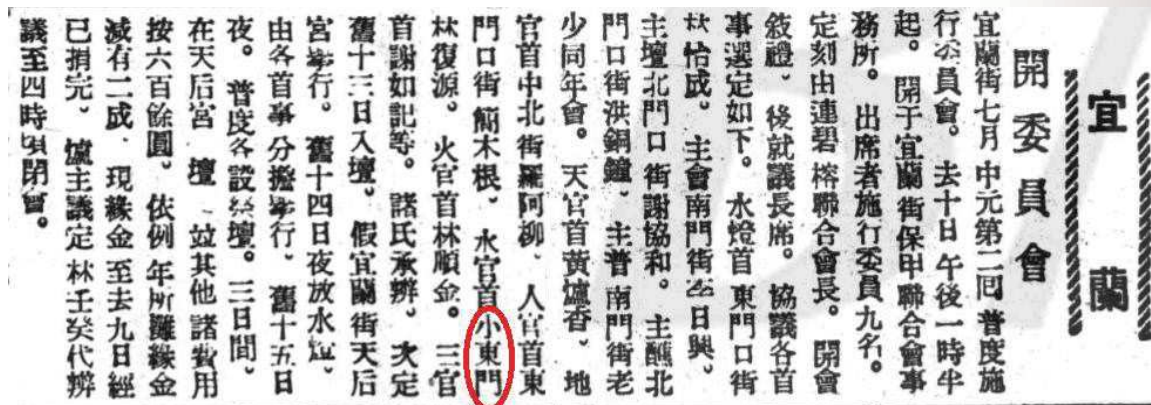


圖 16 小東門林復源為水官首首事

資料來源：〈宜蘭／開委員會〉，《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35 年（昭和 10 年）8 月 13 日，版 n4。

各燈首由地方上的頭人主持，他們皆以作為繞境的首事為榮，此見富商林復源擔任該屆放水燈繞境之水官首首事，其居「小東門」的街區名，為蘭城有小東門的再次佐證。

「水燈落大街」的活動約莫晚間 7 點半開始，先在主事的廟宇集合，手持火把與燈籠，前往宜蘭城內繞境，沿著各方位的城門進出，最後約莫 11 點抵達北門外的宜蘭河濱，由僧侶道士誦經過子時後，各首事將古厝造型的河燈（水燈首奉厝）點火，並放至河中漂流來完成儀式，引領餓鬼前往享用供品。據傳，水燈火勢燒得越旺、距離漂得越遠，引渡的孤魂會越多，代表此商號或家族運勢則會越來越興旺。

《臺灣總督府檔案》和《臺灣日日新報》屬官方或半官方文獻，其記載與報導乃現況說明，極為客觀。《總督府檔案》所記「本城堡東北門」，《臺灣日日新報》所述的宜蘭兩害和中元普渡均有「小東門口街」和「水官首小東門」，因此小東門的存在，殆無疑義。

肆、戰後時期文獻所述小東門

早期的在地刊物《蘭陽》有四篇文章提及了「小東門」，官方文獻亦肯定小東門的存在，是日本時代宜蘭住民的共同記憶。從小東路與小東里的地名由來，與依照地緣關係來命名的小東橋，以及對地方耆老的訪談記錄，主張宜蘭舊城在清朝時期除了四大城門外，另建有一小門，稱為小東門。

一、關於小東門的記憶

宜蘭舊城除了東西南北門，東北方尚有一小東門，經歷過日本時代的老一輩人對此執信不疑，如出生於明治 42 年（1909）的陳志謙，在〈噶瑪蘭踐跋記（九）〉一文中提及小東門遺址：

綜觀宜城在楊太守設治之時，今之東門即前孔子廟跡，及宜蘭戲院附近，西門即今文武廟傍。南門即今之臺銀，北門即今之中山派出所，小東門即今之聖後街。⁴⁸

又有出生於大正元年（1912）的藍懷生，回憶日本時代的生活空間，如〈疾病與神的奇蹟〉所記：

現在小東門圳溝邊有三角公園，當時臨時蓋起避病舍，俗稱老鼠仔病院，至今亦有人稱老鼠的病院。⁴⁹

述及「圳溝」為清代的護城河，日本時代名之「八千代川」，於小東門轉角流出處，形成三角型空地，俗稱三角公園，臨時作為「避病舍」使用。戰後時期，每當夜幕低垂以後，各式攤販聚集於此，無論服飾、雜貨或是小

48 陳志謙，〈噶瑪蘭踐跋記（九）〉，《蘭陽》，第 10 期，1977 年，頁 122。

49 藍懷生，〈疾病與神的奇蹟〉，《蘭陽》，第 20 期，1979 年，頁 83。

吃，都能獲得滿足，這即是宜蘭東門夜市的肇始。⁵⁰ 見明治 32 年（1899）「宜蘭郵便電信局市內略圖」，城東北角確實有標明「避病院」，證明所言不虛。

陳長城〈漫談宜蘭古城門〉也將宜蘭現存兩塊城門門額的出土顛末，以及五座城門的存在情形，作以下陳述：

日據時代因為市街改正，將四圍城牆拆除闢為「環市道路」，即今之舊城南路、舊城北路、舊城東路、舊城西路。城基礎石，用為鋪置宜蘭市水溝建材，原有四城門，即東門正名為震平門，西門正名為兌安門，南門正名為離順門，北門正名為坎興門，小東門正名為迎春門全部拆除，城門石額，列置於宜蘭市公園內展覽。臺灣光復後，公園內羅列石碑為人盜竊一空，其後修建宜蘭縣議會，當時文獻課長盧世標先生，始建議將剩餘二石碑即「坎興門、兌安門」敷於議會邊牆，以防再被人盜走，如是這二塊城門石碑才免於遺失，今石碑上面寫著「同治戊辰年桂月，通判丁承禧重修」。⁵¹

主張這些城門石額，即東門正名為震平門，西門正名為兌安門，南門正名為離順門，北門正名為坎興門，小東門正名為迎春門。⁵² 在市街改正後，所有城門石額被放置於宜蘭公園（今中山公園）展覽，然而光復後竟遭盜竊，至今徒剩西、北兩門的石額。大多數宜蘭耆老支持小東門存在，戰後仍稱呼周邊區塊為「小東門仔」，並設置「小東里」與「小東路」，參見林萬榮《宜蘭史略》探討宜蘭市地名沿革，主張「原有小東門，今稱小東里」，如下表：

50 現今宜蘭東門夜市（舊稱三角公園夜市）可考慮正名為「小東門夜市」，正此良機，重新規劃。

51 陳長城，〈漫談宜蘭古城門〉，《蘭陽》，第 20 期，1979 年，頁 51-52。

52 陳長城雖然提到了「小東門迎春門」的名稱，但除了耆老說法外，遺憾的是沒有更有力的文獻資料佐證，故對於小東門是否被命名為「迎春門」，筆者仍持保留態度。此外，陳文沒有指明小東門的興建時間，是否與現存石額同是丁承禧「同治戊辰年桂月重修」、或是丁承禧「新建」、抑或是在其之後所建，這也不得而知矣。

表 1 宜蘭市村里地名沿革概況表

現制村里名	鄰數	光復初期名稱	日據時期大字名	轄區內舊有小字名	清代時期名稱	地名之由來	備考
東門	10	東門	錦 町	東 門 口	艮門	原東門城取名為東門	原蛤仔難後改稱宜蘭街市
西門	11	西門	本 町	西 門 外	乾門	屬本市西側取名為西門	原蛤仔難後改稱宜蘭街市
南門	20	南門	文武町	南 門 街 石 頭 城	坤門	屬本市區之南稱為南門	原蛤仔難後改稱宜蘭街市
北門	10	北門	昭和町	五 崁 仔 十 六 崁	乾門	屬本市北方原有北門城取名為北門	原蛤仔難後改稱宜蘭街市
小東	13	小東	富 町	小東門仔	艮門	原有小東門	原蛤仔難後改稱宜蘭街市

資料來源：林萬榮，《宜蘭史略》（宜蘭縣政府民政局，1980 年），頁 88-92。

經歷日本時期的耆老陳志謙和藍懷生等人的回憶文章均提到小東門，且周邊環境也完全吻合，如「小東門即今聖後街」、「小東門轉角俗稱三角公園」等即是，就算耆老未及得見小東門，但年代也很接近，常會聽到長輩言談中的小東門相關故事，故對小東門印象深刻，當照其認知書寫，用不著掩飾，可信度甚高。

二、護城河、水圳與小東橋

清代宜蘭城南端護城河由泰山口圳匯入，經南門至東門、小東門，分為兩支轉東向流出壯圍。此半面濠渠在明治 39 年（1906）屬於宜蘭廳第一公共埤圳之泰山口圳與之金結安圳部分，作為灌溉用渠來使用。

圍繞宜蘭城的護城河，日治後期殘留南段與東段部分，原先由東門、小東門處分為兩支轉出壯圍，改為一支由小東門處轉出，藍懷生〈小鎮二、三

古蹟的今昔〉曾描述該段護城河，流經城之南門、東門以及小東門：

日據時代從縣府前到東門至小東門這段兩岸植楊柳，日人稱「八千代川」，夏天驟雨後，卻也有點「傍花睡柳過前川」之慨。⁵³

這條名為八千代川的人造小河，取意國祚永世，千秋萬代，兩旁有路可供通行，岸邊遍植楊柳。她同時是新城區與舊城區的分線，依序流經城南新建的守備隊、宜蘭廳官舍、宜蘭廳舍（郡役所）、宜蘭監獄、臺灣銀行支店、圖書館、市役所、香蘭幼稚園、小學校、宜蘭公園、宜蘭神社、公學校，最末來到城東的孔廟與避病院，於小東門口處（俗稱三角公園）流出。

護城河「八千代川」於小東門口流出，門口附近的橋樑，因地緣關係沿用「小東」作為名稱，見兩家報紙報導：

宜蘭市第一排水幹線水圳加蓋第三期工程，昨天經有關單位協調結果，預計10月11日起進行第一階段施工，先行加蓋康樂橋到小東橋段；小東橋至新興路段將請省住宅及都市發展局考慮東港路興建高架橋需要，研究有無變更設計必要後，在明年4月份以後施工。⁵⁴

第三期加蓋工期，已於72年6月28日發包，但為了當時農作需水甚殷，所以，才等到農田較不需水時，始正式開始動工。第三期工程分成兩個階段施工，第一階段由小東橋（三角公園夜市前）起，施工到康樂橋止。73年1月底前完工，並恢復通水，以利春耕，73年的4月間，過了農作需水期，才又斷水，繼續第二階段的工程，從小東橋起，到新興橋止。⁵⁵

南段護城河於民國67年（1978）即開始加蓋，東段護城河稍遲至民國72年（1983）加蓋，從此成為舊城東路的一部分，完全隱沒道路下方，今日已無法得見全貌。配合農時而分期停水的施工公告，亦說明小東門設置的來由，係為了灌溉城外的農地，開一門以巡田水。見下圖示：

53 藍懷生，〈小鎮二、三古蹟的今昔〉，《蘭陽》，第22期，1980年，頁61。

54 〈宜市第一排水幹線水圳加蓋康樂橋到小東橋段下月施工〉，《聯合報》，臺灣，1983年9月27日，版3。

55 〈宜市第一幹線水圳第三期加蓋工程開工〉，《中國時報》，臺灣，1983年10月18日，版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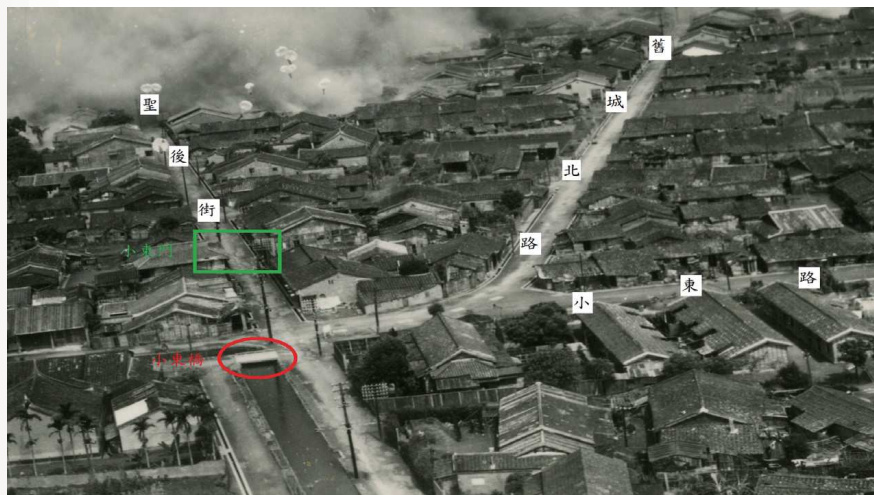


圖 17 圓框為小東橋，方框是小東門遺址⁵⁶，南面護城河經小東門口向東流出。
資料來源：甘記豪授權⁵⁷。

反論主張該處有水檔門，所以「小檔門」音訛成「小東門」，致使地名誤傳。然而從上圖美機空襲照（1945）顯示，從前周邊並未設置水閘門。

宜蘭城北門有北門橋、南門有南門橋、西門有西門橋，小東門有小東橋，儘管小東橋因水圳加蓋與東港陸橋工程而拆毀，小東路與小東里仍然作為地址使用，關於小東門的記憶將繼續傳承下去。

伍、城市規劃需求的小東門

在宜蘭河改道前，下游即從下渡頭（今七張里和新生里之間）蜿蜒北上，流經壯圍鄉五間、功勞、古亭笨等地，最後由烏石港入海。

然而，光緒 18 年發生的一場洪水，使得宜蘭河的水道產生劇烈改變，關於這次水害的慘況，田代安定曾有詳細的紀錄：

即清曆光緒 18 年 8 月 5 日當時，發生洪水。將宜蘭全部都淹在水中，漲水不退，約一旬餘之久。大湖庄這裡淹水有 2、3 尺高，

56 今東北端舊城東路與舊城南路，是經歷市區改正的新增道路，並不是古城牆遺址，城牆正確位置為稍微向西內縮之處。

57 1945 年美機轟炸宜蘭城，上方有挾帶降落傘的砲彈。照片收錄於甘記豪，《米機襲來：二戰臺灣空襲寫真集》（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15 年），頁 42。

宜蘭市街，雖然城門關起來，水還是淹進去，淹了3、4尺以上。而城門附近的地方，在水退了之後，仍然地盤侵濫，泥濘輕軟。人畜往往蹈陷其中，其危害不可名狀。宜蘭城街附近的家屋，流失大約有300多戶。而各地方的田園，被滾滾的濁水所淹沒，村村戶戶都用舟船互相往來。⁵⁸

洪水退去後，在今慈安里慈安寺旁，朝著東南另沖出一條新的河道，地方耆老將此次宜蘭河下游改道的事件，俗稱「反溪路」。宜蘭城以下渡頭作為轉運中心，可藉由「新川」東南行至東港，以及「舊川」東北行至頭圍港。著地利之便，處於樞紐位置的下渡頭日趨重要，因應城內外交通的需求，極有可能在東北城壁順勢增建小東門，通往城外東北方的下渡頭，參見〈宜蘭地方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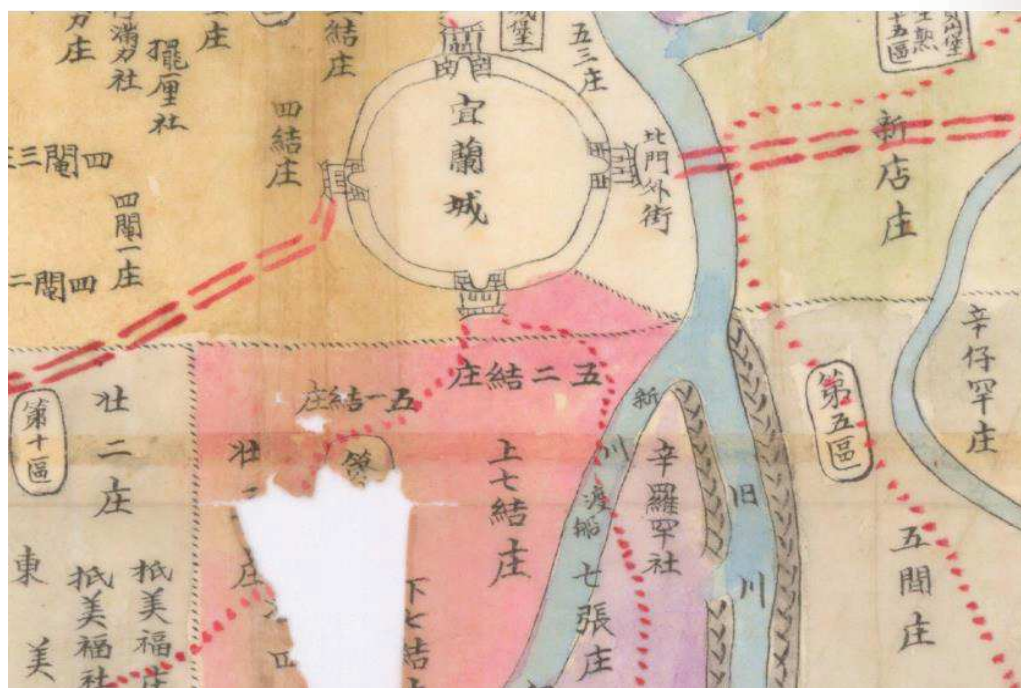


圖 18 宜蘭城至下渡頭由東北方出入是最短距離

資料來源：「宜蘭二於ケル衛生上調査技師岡田義行復命書」（1898年04月01日），〈明治三十一年十五年保存第一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543031。

58 吳永華、陳偉智，《異鄉又見故園花—田代安定宜蘭調查史料與研究》（宜蘭市：宜蘭縣史館；臺北市：臺大圖書館，2014年），頁172。

行政區域以道路或是山脈、河流作為分割的依據，此圖可看出宜蘭東北城壁有一條道路銜接著下渡頭，並作為本城堡與民壯圍堡的轄區界線，即便地圖沒有清楚繪出小東門，亦可判斷東北城壁有一特別的耐久建築物，以此作為戡定界線之地標。

宜蘭河下流改道後，東北流漸漸淤塞無力，東南流則常常氾濫成災，下渡頭的位置也時常隨之更動。日治初期，為了維持舊川的水運，西鄉廳長下令修築「本城堡東北門外的民壯圍堡堤防」⁵⁹，彷彿血管加上了支架，新舊川一時秩序井然。

宜蘭城的小東門，與城東北方的碼頭，可謂唇齒相依之關係。城門是決定古城內外交通網絡與區域發展的要因，蘭城小東門論題雖小，藉由「小題大作」考據小東門的存在，確攸關當時宜蘭城內與城外的發展情況。

一、小東門與城市內部空間

宜蘭城以十字大街作為骨架，分四個區位，即土名乾門、坤門、艮門、巽門，對應著後天八卦來指涉，稱作「四大剖」，如「宜蘭廳堡內街名圖」記錄城內的四個區塊以及使用的街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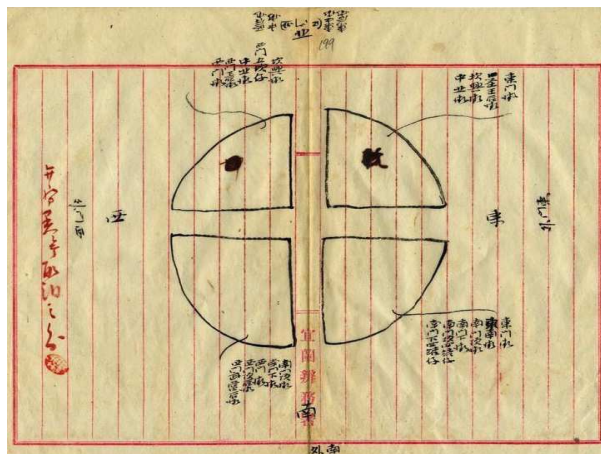


圖 19 十字大街將蘭城分割成四個扇形區域。

資料來源：「申告書宜蘭街へ居住セルモノハ該土名ヲ記載スルノ件」（1900 年 08 月 01 日），〈明治三十三年永久保存第二六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459064。

59 「各縣各廳行政事務及管內概況報告（宜蘭廳）、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中、三十二年自一月至三月中、三十二年自四月至六月中、三十二年自七月至九月中」（1899 年 02 月 10 日），〈明治三十二年乙種永久保存第十六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384004。

西北處的乾門因臨近兩個碼頭，北接船仔頭，西靠掩空頭，成為貨物集散的重要腹地，周邊行郊貿易、匠師聚集、廟宇林立，是蘭城繁華的商業地帶。

西南處的坤門，靠近西關廟一帶，利用掩空頭至西門的西門溝水道，接駁上下行貨物，發展出熱鬧的商店街。此區大半屬於武營的範圍，裏頭管禁森嚴，閒雜人等禁止出入，沒有開發。

東南處的巽門，建有孔廟、節孝祠，附近散布許多農田，屬於低密度開發區。

東北處的艮門，外接下渡頭，以宜蘭縣衙為中心，諸多仕紳的宅第建於此，是行政暨住宅的「蛋黃區」。

艮門區除了東門，另建一小東門，確實有效地促進交通，達成周邊區域的發展。區內縣衙為蘭城的行政中心，周邊設有監獄、羅東巡檢司等相關行政機關，許多重要的仕紳選擇在此區建宅居住。

縣衙東側有游氏家廟立雪堂、張姓三合院大厝，及黃纘緒新大厝。北隔聖後街，有游氏盛蘭堂、姓董城仔聚落、楊氏合院大厝、楊士芳進士第、黃纘緒舊大厝等。除了張姓大厝座南向北外，所有大厝都座北向南，這些大厝在宜蘭城，構成東門古大厝群。⁶⁰

連結小東門的聖後街，更是高級住宅的地段，如聖後街有開蘭進士楊士芳、開蘭舉人黃纘緒、貢生林拱辰等人的府第，這些大宅雕刻精美，裝飾多樣，極具彰顯身份地位。經歷過清朝時期的耆老黃益成，曾追憶聖後街的昔日風華：

我家有兩百石租（約今三甲多地）生活算是不錯。家住在「青仔宅」，就是今日的聖后街頭，當時是宜蘭的熱鬧區。⁶¹

60 林正芳，《宜蘭城與宜蘭人的生活》，頁 103。

61 陳長城，〈乙未日本兵入蘭始末追憶〉，《臺灣文獻》，第 45 卷第 1 期（1994 年）頁 115。

關於宜蘭城的發展，城牆的影響極大，會惡性箝制其內部的成長，適度地增設一門，遷移的「拉力」會持續增強，更多的人口願意遷往城市。也就是說，交通因素決定人口遷移的方向，擁有東門以及小東門二門作為出入口，使得艮門成為蘭城的精華區。

二、小東門與城市外部空間

蘭城依宜蘭河而建，水路是主要的運輸方式，城的東北方設有一重要渡口，名之「下渡頭」，小東門的增設，直接縮短了東門或北門抵達下渡頭的距離。

隨著開闢城門，城牆的約束減輕，推動了城外沿著道路的集中型發展，圍繞著宜蘭主城的住宅和商鋪開始出現，尤集中於城外東北處。見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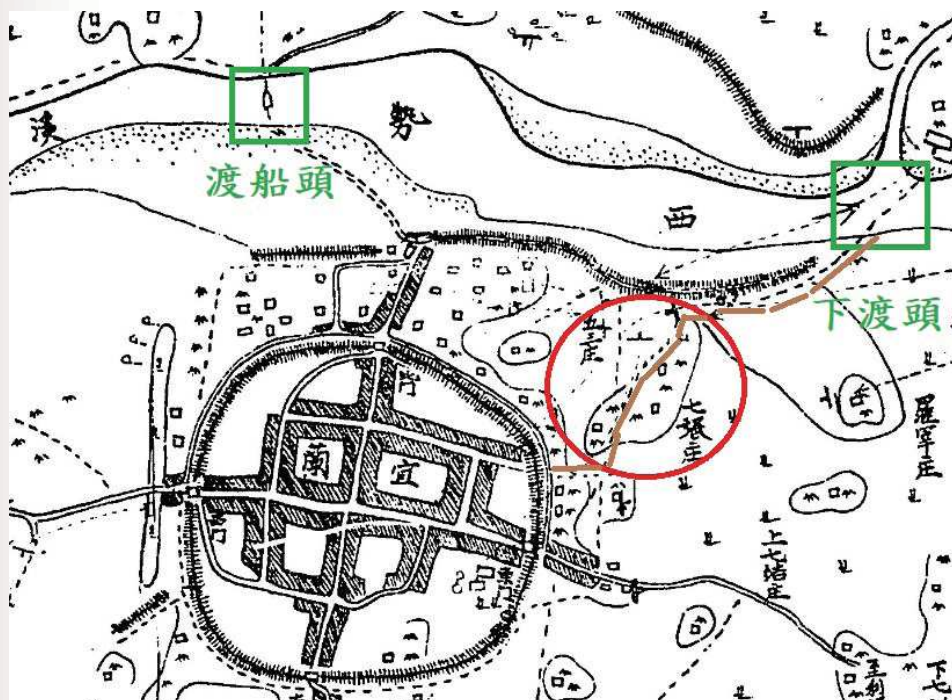


圖 20 圓框為小東門至下渡頭，沿著道路發展的區塊。

資料來源：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頁 100-101。

一出小東門外，往東北沿著道路（今慈安路）至下渡頭（今七張慈雲寺），一路上盡是住商的聚落，因著地利之便將寺廟作為渡口的集散地。清末時期在下渡頭裝卸貨物，可利用水運貿易，向東北入頭圍港，或是向東南入加禮遠港。小東門外向東是大片水田，護城河由此門口轉出東流，灌溉附近的農地，小東門另提供農家出入的孔道，以巡視田地。

陸、結論

宜蘭舊城是否有小東門，一直是宜蘭史研究的公案，過去的討論，正反雙方都是資料薄弱，缺乏考據，出於訪談與推測居多。相對而言，本研究運用前所未見的史料，並提出攸關城市規劃的見解，對小東門的存在，得發揮釐清與確認的作用。

主題圍繞「宜蘭舊城是否存在小東門」作為核心論述，首先指出清代噶瑪蘭建城文獻未有小東門紀錄，然而在地耆老卻有著小東門的記憶，遂在宜蘭當地形成意見不一的爭議，究竟為何有如此先後落差？

針對此，筆者以兒玉如忠於明治 29 年出版《宜蘭の木枯：戰鬪詳報》一書指稱的「東北哨」、附圖宜蘭城外的巡察路線與城內道路為主，輔以《臺灣總督府檔案》明治 32 年所稱「東北門」以及《臺灣日日新報》大正 7 年、昭和 10 年提到「小東門」一稱的報導，對小東門的存在提供了肯認的證據。並呼應戰後地方耆老對於小東門的記憶——如陳志謙（1977）、藍懷生（1979）、陳長城（1979）、林萬榮（1980）、陳進傳（1988）的自述或訪問，迄今仍傳衍小東橋、小東里以及小東路之相關名稱。

廳縣古城通常四個城門，有時增設小門，並依照接近哪個主城門，作為其附屬，如澎湖廳城即敘門，接近南門，稱為小南門、順承門，接近西門稱為小西門。鳳山新城同儀門接近東門，稱為小東門。宜蘭城除了東南西北四大城門外，另建有一便門接新東門，稱為小東門。

宜蘭小東門規模尺寸較小，曾走過城門的張振茂形容：

此門甚小俗名「狗洞」。鄉下人牽牛進城，牛與人無法並行，必須將牛繩放得長長的，牛先走，人在牛後面走，此狗洞晝夜不關，有「更夫」看守。⁶²

狗洞，可稱「犬穴」，合為一字即是「突」，古代城牆或建突門作為便道，即《墨子·備突篇》所述：

城百步一突門，突門各為窯灶，竇入門四五尺，為汦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灶，門旁為橐，充灶伏柴艾，寇即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而熏之。⁶³

大意是，如果突門被攻擊，由看守者將車子與木條捆住，塞住小門的通道，燃燒柴火，將煙燻出，可阻外敵。

突門型制可能較接近宜蘭小東門的原貌，因為便道性質或沒有城樓，小東門很容易被地圖省略。然而，《宜蘭の木枯：戰鬥詳報》守備內容與宜蘭城附圖，係為了軍事用途而記錄與繪製，必當標明通往城外與城內的所有路線，在城壁東北方即出現了有關小東門的訊息。

宜蘭舊城的範圍不大，各城門的間距不遠，除了東西南北四門外，因另有需求，於東北方增設一便門，實有助於減輕城牆對城市發展的桎梏。對於城外的發展，設置小東門的理由有二，一為銜接河運，此處有一條道路通往下渡頭，便利往來運輸貿易；二為灌溉農田，護城河由此處向東流出，方便出入巡視田水。

小東門又與城內空間配置、道路系統有密切的關係，以十字大街為基準，偏重於西北與東北半面的發展，東南與西南半面大多是農田。東北艮門

62 陳長城，〈漫談宜蘭古城門〉，《蘭陽》，第 20 期，1979 年，頁 52。

63 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95 年），頁 505-506。

是行政暨住宅的精華區，家屋商店鱗次櫛比，除了東門，增設小東門可促進該區的交通與發展。

總括來說，本研究挖掘出新史料，佐以前人研究與耆老說法，進行思辨來論證宜蘭舊城小東門的存在情形，對於證據支持與論述補強方面，略有裨益，足以證明小東門是曾經存在。但對其建造時間尚是模糊的，今給予幾點建議與展望，尤待未來研究：

- 一、宜蘭舊城小東門至今並未留下任何寫真影像，無法得知它的真實樣貌，以及何時何人所建，因目前資料短缺而無從稽考，必須等待來日進一步的史料出土。
- 二、宜蘭舊城小東門較可能的建造時間為光緒年間，係方志未載之時期。因應日人與法人侵臺事件，各地重拾城池防務，新建與重修工程增多，宜蘭小東門可能趁勢而建。光緒 18 年宜蘭河下游改道後，坐落於城外東北的下渡頭地位躍升，可利用兩條新舊水道，前往加禮遠港與頭圍港。基於交通需求，研判此時機點增設小東門的機會很大。
- 三、宜蘭舊城小東門是否可能在日本時代新建？⁶⁴ 根據《宜蘭の木枯：戰鬪詳報》紀錄的時間為明治 28、29 年（1895、1896），此時為割臺後的 1 年內，沿用清代遺留下來的城門與進出路線進行防禦，已然有小東門的線索，故不可能是在日本時代所建。

64 日本官方在迎來市街改正前，曾考慮保留古城牆的可能性，以「增建城門」作為城牆箝制城市發展的配套措施，如臺北城在日本時代曾經另闢多門，但是最後還是考量成本與效率，只保留清代留下的城門（西門因來不及而拆毀），額外新建的城門則連同城牆一併全拆了。

參考書目

一、專書

- 甘記豪，《米機襲來：二戰臺灣空襲寫真集》。臺北市：前衛出版社，2015 年。
- 佚名，《臺灣府輿圖纂要》。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吳永華、陳偉智，《異鄉又見故園花—田代安定宜蘭調查史料與研究》。宜蘭市：宜蘭縣史館；臺北市：臺大圖書館，2014 年。
- 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宜蘭文獻勝蹟特輯》。臺北：僑文印書館，1959 年。
- 林正芳，《宜蘭城與宜蘭人的生活》。宜蘭：宜蘭縣政府文化局，2004 年。
- 林萬榮，《宜蘭史略》。宜蘭：縣政府民政局，1980 年。
- 兒玉如忠，《宜蘭の木枯：戦闘詳報》。東京：秀英舍第一工場，1896 年。
- 柯培元，《噶瑪蘭志略》。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凌昌武、林焯瀧，《蘭陽史蹟文物圖鑑》。宜蘭：縣立文化中心，1986 年。
- 湯城義文編纂，《臺灣交通要覽》。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書課，1899 年。
- 孫詒讓，《墨子閒詁》。臺北：華正書局，1995 年。
- 張志遠，《臺灣的古城》。臺北：遠足文化，2007 年。
- 陳淑均，《噶瑪蘭廳志》。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輯，《清一統志臺灣府・臺灣采訪冊・澎湖續編》。臺北市：文建會，2007 年。
- 盧德嘉，《鳳山採訪冊》。臺灣：大通書局，1984 年。
- 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臺灣諸景寫真帖》。東京：陸地測量部，1896 年。
- 臺灣憲兵隊，《臺灣憲兵隊史》。臺灣：臺灣憲兵隊編印，1932 年。

臺灣憲兵隊編、王洛林總譯，《臺灣憲兵隊史》。臺灣：海峽學術出版社，2001年。

二、期刊論文

陳志謙，〈噶瑪蘭踐跋記（九）〉，《蘭陽》，第10期（1977年），頁122-126。

陳長城，〈漫談宜蘭古城門〉，《蘭陽》，第20期（1979年），頁51-53。

陳長城，〈乙未日本兵入蘭始末追憶〉，《臺灣文獻》，第45卷第1期（1994年），頁115-120。

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城之興建（下）〉，《民俗曲藝》，第56期（1988年），頁70-78。

藍懷生，〈疾病與神的奇蹟〉，《蘭陽》，第20期（1979年），頁78-83。

藍懷生，〈小鎮二、三古蹟的今昔〉，《蘭陽》，第22期（1980年），頁58-63。

三、報紙資料（依年代時間排列）

〈宜蘭雨害續聞〉，《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18年（大正7年）10月29日，版4。

〈宜蘭／開委員會〉，《臺灣日日新報》，臺灣，1935年（昭和10年）8月13日，版n4。

〈宜市第一排水幹線水圳加蓋康樂橋到小東橋段下月施工〉，《聯合報》，臺灣，1983年9月27日，版3。

〈宜市第一幹線水圳第三期加蓋工程開工〉，《中國時報》，臺灣，1983年10月18日，版4。

〈鹿耳秋濤〉，《申報》，上海，1892 年 8 月 22 日（光緒 18 年 7 月 1 日），版 1。

〈翻遍史料圖文 宜蘭沒有小東門〉，《聯合報》，臺灣，2004 年 06 月 18 日，版 B2。

四、檔案資料（依年代時間排列）

「申告書宜蘭街へ居住セルモノハ該土名ヲ記載スルノ件」（1900 年 08 月 01 日），〈明治三十三年永久保存第二六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459064。

「各縣各廳行政事務及管内概況報告（宜蘭廳）、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中、三十二年自一月至三月中、三十二年自四月至六月中、三十二年自七月至九月中」（1899 年 02 月 10 日），〈明治三十二年乙種永久保存第十六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384004。

「宜蘭ニ於ケル衛生上調査技師岡田義行復命書」（1898 年 04 月 01 日），〈明治三十一年十五年保存第一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543031。

「宜蘭街道道路敷地寄附ノ件」（1914 年 01 月 01 日），〈大正三年十五年保存特殊第二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5889007。

「城壁陸軍經理部へ保管轉換（宜蘭外三廳）」（1912 年 05 月 01 日），〈大正元年永久保存追加第四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2079001。

「官有地無料使用並無料貸下許可ノ件（宜蘭街）」（1934年01月01日），〈昭和九年十五年保存第三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10513004。

「媽宮城壁敷地共ヲ臺灣陸軍經理部へ保管轉換ノ件」（1901年11月08日），〈明治三十六年永久保存第四十八卷〉，《臺灣總督府檔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0848027。

Literatur research on Xiaodongmen in Yilan Old City

Huang Wen-Hann

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arguments on whether the existence of Xiaodongmen in Yilan Old City. The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shown two different opinions. The first one is according to the Yilan elders and believes the existence of Xiaodongmen. But the second one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Xiaodongmen on the basis of missing history recording. Despite these studies investigating whether the Xiaodongmen once existed or not, we still do not know the answer.

This study aims to prove the once existence of Xiaodongmen in Yilan. The author examines some history recordings about Xiaodongmen from 《宜蘭の木枯：戦闘詳報》，《臺灣總督府檔案》 and 《臺灣日日新報》. Moreover, the interview record of Yilan elders all shed light on the once existence of Xiaodongmen in Yilan.

Keywords : Yilan Old City , Xiaodongmen , “ Kavalan Prefecture Chronicles (噶瑪蘭廳志) ” , 《宜蘭の木枯：戦闘詳報》 , 《臺灣總督府檔案》 , 《臺灣日日新報》

* Doctoral student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hinese.